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忠義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

所與終始一操雖頹嵩低不吾靡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鼎摶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赩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輭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

故次叙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為副端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内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早為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内擢秘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

將軍為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䕶豆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母

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觧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汙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觧節毛懐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髪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秘書監出為梓州刺史散祿稟周孤窮不為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杲所圍糧盡殺所乗馬啖士而煮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觧與叔良出戰為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紿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杲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詈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户二千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悦命為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强達敗其子仁杲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紿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刦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揖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

求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
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
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
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頼其
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
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鬬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
按兵待變成列而鬬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

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觧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貰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

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從洪廣二州都督卒謚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吕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

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
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弑帝更
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為故君
發喪訖即送欵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
粲新破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
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
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
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

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剥或勸其降子臧曰
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
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
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為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
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
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既至
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偫空乏衆恫懼行敏患之會有

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

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

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禄大夫為瀛州刺史黒闥遣輕騎破其邪拒戰半日士見覘屬係虜乃潰士斂為賊禽欲使説下城堡不從見殺

玄通藍田人為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為黒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面

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擢其子
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
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
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
甲左右鞬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
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
賊皆眙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

賊輒劓鼻納諸懐曁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所乗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内史後須陁為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陜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脱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

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假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
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號
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
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
絳州總管封郯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洺水上得一城
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
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衆攻方雨雪救軍不
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

其尸以葬謚曰勇初士信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怨悑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户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襃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

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乗虛擣賊心膂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産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

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旣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歴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為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為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為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栁爕等歸李密私

署總管密為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因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内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鋭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

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為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為里長督兵迹盜為衆附賴乃據

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

歷初突厥默啜入寇嬀州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嬀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為嬀計者突厥蜂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息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嬀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

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為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頲當柬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

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
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
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
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
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腸出被
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褂

紩之閲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闗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闗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歷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為廬州長史

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寛曽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彦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宫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毁家族以安社稷柰何欲内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

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
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
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户五百主進封公
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禄卿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
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謀須
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遜
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遜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
不復疑故之遜子曇得其實之遜兄之問嘗舍仲之家

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悛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逋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爭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謚曰忠壯誅祖雍悛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

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名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驕惰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為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

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
壁壘積粟構高屋偫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硤石
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
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節度荊
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
能者罷故無冗軍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
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嶲蠻叛

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巂州營贖仲翔苦無資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貰以

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没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線絰囊其骨

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憕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為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憕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憕會毋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憕置幕府及執政為長安尉宇文

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愔監察
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
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紿失李林
甫意出為河南少尹尹蕭炅内倚權骫法植私愔裁抑
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甑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
少間干請亂吏治愔不為應故挾炅譖諸朝天寶初除
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歲時不
絶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

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為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禄卿東京留守安禄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厲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禄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詗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愷收殘士數百梟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鬬愷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愷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禄山

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關門執愷奕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愷通左氏春秋頗殖産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墅彌望時謂地癖巖仕終少府監産利埒愷云愷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因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

佛祠者愷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臥埏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

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愷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

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

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襃忠所以勸臣節也旌

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

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

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

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

即附表謝辭吐哀懇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愷孫為河

南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慳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温别傳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録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

等武德以來宰相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冑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彦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廵許遠盧奕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遂李憕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
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
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
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蓨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郎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甑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

李義琰

内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温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
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徳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黄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兖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静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
公長孫無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
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禄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郯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

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暐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黄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説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
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
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
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顔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選盧奕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内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温彦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户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湞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
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賔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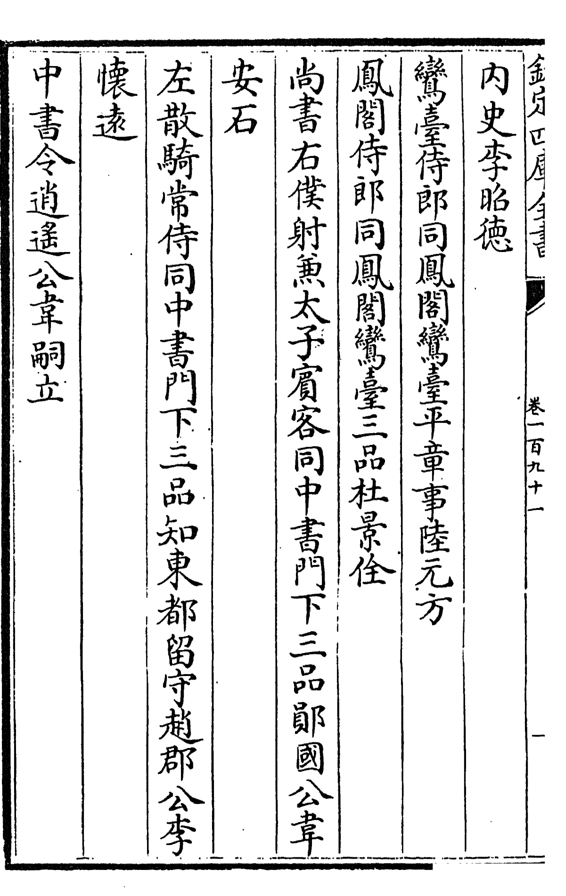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温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
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褘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賔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遥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

日知

檢校黄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荆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彠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禄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酇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愻
金紫光禄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右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滎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荆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龎卿惲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歴陽郡公獨孤彦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州郡公周護
陜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
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賔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禄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暐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豳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

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
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
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
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憕
東平郡太守姚誾
右第二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
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為鄠令所

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懐慎與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禄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懐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禄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時以為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

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𡨋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玄𡨋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

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名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為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啟曰臣位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

故里玄宗許之别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閶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為少府監歴衛尉卿禄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禄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

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偽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
禄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
無詖率衆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
手以偽將武令珣戍馬無詖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
也始無詖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為益州司馬
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為少府監守滎陽有詔贈禮部
尚書謚曰毅勇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潘　衡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中

顔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開元

中與兄春卿弟曜卿竝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户曹參軍安禄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禄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内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禄山殺循

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涣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李愷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為兵犄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名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𢧐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

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藁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紿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

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
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
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
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
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陜聞兵興大懼使史思
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
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
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

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荅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禄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禄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絶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絶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臠之見者垂泣杲

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為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為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讓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謚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謚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

收有張凑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凑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𢀸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為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褁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肯

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匀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踴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郿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飦鬻不給無慍歎居母喪毁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
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
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為長史被譖
繫獄為櫰櫊賦自託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
卿為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
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
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黄老學觧
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邃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為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為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埌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

之薦為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為副遷
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
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
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玄宗
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
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為向潤客等發其謀賊
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

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冐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為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戸三百封其

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髙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罔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必為國恠祥朝官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

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禄山反天
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
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
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吴王祗受
詔合河南兵拒禄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
子率吏稱吴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盧皥
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

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賈等入潮不得歸廵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賈監察御史潮怨賈還攻雍丘賈趨門為衆蹦死廵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廵主軍間道表諸朝騰餞祗府祗乃舉兖以東委廵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廵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令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埶必折諸將曰善廵乃分千人乘城以

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鬬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㫖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

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瀕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

圍之薪水竭廵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廵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廵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廵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廵廵斬以徇餘

縶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

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幗為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幗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
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廵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閭史部郎
中廵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廵語其下曰吾蒙
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
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
廵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
廵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
乃弛備廵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

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廵廵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為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廵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廵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

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栅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懐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

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闕弓與我确懷忠曰不
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廵曰自古悖逆
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竝誅何忍為此懷忠掩
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廵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
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
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廵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
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鬬叔冀不敢應
廵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

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尘大驚爲岀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貢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冐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逺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

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

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稾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

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敎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令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廵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

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

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廵揚州大都督逺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廵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逺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顔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廵逺霽雲為上又贈姚誾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廵它子去疾逺子峴贈廵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

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寛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劒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歴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

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逺與麾下無傷廵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逺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逺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衂廵功業墮敗則逺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逺獨生也且逺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逺後廵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廵死者謂廵當叛

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
令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
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
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廵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
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廵所廵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
霽雲謝不受乃事廵廵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
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廵對泣

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内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廵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廵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廵使萬春引騎四百㔹潮先為賊所包廵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廵任之與霽雲鈞

姚誾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為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雷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

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

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

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

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

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

章聖皇帝東廵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

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

以異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忠義下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庭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内附本隷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

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幷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還上黨長史賊來攻鏖戰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

顚為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為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襃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搆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閤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鋭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衂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䕶出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説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

相謂曰軍不止吾瞉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名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禄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鋭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刋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

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為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張興者束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辯為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

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輿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輿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慴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顔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誡思明曰云何輿曰天子遇禄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

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惄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沉略善與人交内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

王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勳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庸為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

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遂蔵朝事泚乃奏涿州為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隷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内畏弟滔偪已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為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為太子時知廷

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諂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寖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諜伺諸朝曰上若不殺

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
勞廷玉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
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
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
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吏使我出
東都此殆謟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
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
詹死而斥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

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

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䕶送璘與父囓臂别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駡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鈎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𡘋其家燧署璘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絶泣血燧表其

兗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
令竒戶部尚書
璘字元亮李懐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
西師合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
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毋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
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廼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
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

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冶鼓衆金雖欲為𨰻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

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栰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
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
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厖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閾
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廵覆充留後大歴
中名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
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名廼至閤草之少
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
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

廼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名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廼佯瘖不荅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廼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汩汩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為乃闔門謝賓客武俊

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伾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

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虢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鍔乃免詔嘉其忠起為金吾衛大將軍委鍔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為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為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

李克誠率騾軍千人刼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憺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户二百又有吕貢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貢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鄼爭襲封有司奏曾

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眞食不幸絶嗣宜令鄼以五十户奉祀女亦封五十户

張名振本事李懐光爲都將始懐光已立功徳宗賜鐵劵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懐光名見諭以賊彊須蓄鋭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懐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

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

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
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溆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為司徒
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
子諭德濟陽郡公溆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
三司令瑤兄弟故為縣令郎將矣而溆用盛王府參軍
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循循
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

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溆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溆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禄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户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庀其葬子士矩

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憑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憑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已盜有曹濮憑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昈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鐫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為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

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曾邸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邸濮州守衛苛嚴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師邸為繒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為備且居皆罷人無與守始邸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遺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為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

闕回遠還昉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絶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頗用昉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寃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為沐黨

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道捉卯臂歔欷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為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卯世居齊初卯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為賊聘二人卒能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

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顯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縳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從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縳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

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名為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名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隣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

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為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太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劒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龎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

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敎吾無憂矣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慆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為判官慆許諾俄而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

袁公异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劒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為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劒直前厚本持之公异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决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為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慆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

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慆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為賊計囚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為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讙叫慆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

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
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慆曰
使先人不之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
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于野有
牛鬬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
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
後貴力亦少衰云
黄碣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

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

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䛀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為而求死邪抵淊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名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為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名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

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説拒我因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鐐遜何乏之事即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遜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户部廵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黄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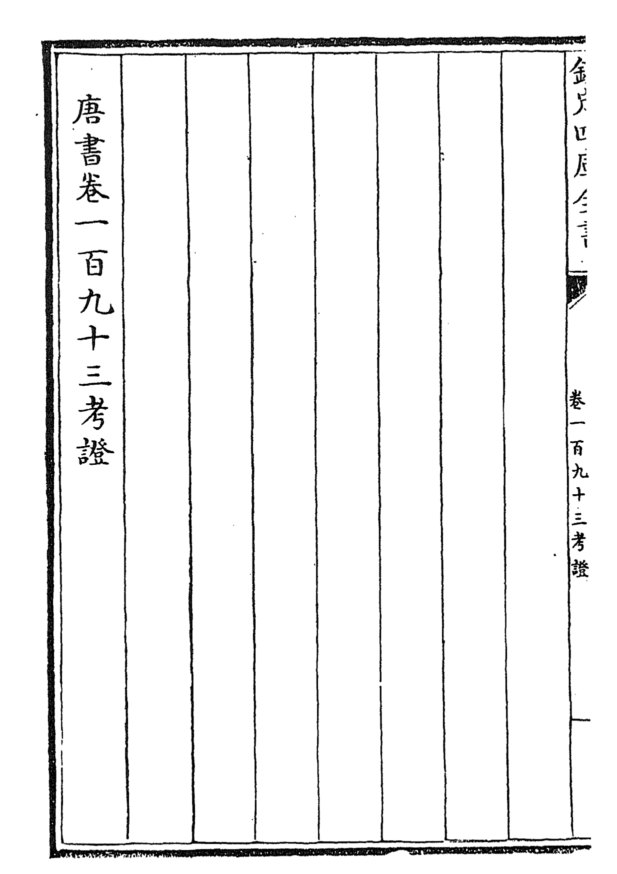
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

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辛讜傳袁公异○舊書作王公异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

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録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

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内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

酬餞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𦳝𦳝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為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躭溺喜愛可惡者大夫

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無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膏粱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

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

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巫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宇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㝢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乖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㝢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飢人至相屬㝢為具餐鬻及去糗糧送之吏為立碑安禄山亂㝢客清河為乞師平原太守顔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

謇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皋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皋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安禄山籍其名表為薊尉署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諌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謩謩妻皋妹也密約以疾名之謩來皋陽瘖直視謩而瞑謩為盡哀自含斂之皋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皋母母謂實

死慟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詗北方既度江而禄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璘兵脅士大夫臯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猒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遘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

卿表為行軍司馬名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名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皐節與友善洄定常評皐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祕書少監元和中謚為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為幽涼二州都督家衛

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苖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名未至而安禄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禄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為起禄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禄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禄山反使蔡希德封

刀名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欷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歷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

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皐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

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為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禄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

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陜州夏縣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隷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戸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

者城過之慮其耻退自匿嘗絶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桮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

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
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
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
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頗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且
哭厚自咎為服緦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
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名
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
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彊及為宰相又

言之德宗於是名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名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賔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

能聽客語無得闗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
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
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
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
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
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
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
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

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

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别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

容善偽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

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
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
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鬵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
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
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
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
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

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藩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藩空舍

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償魯人魯鄉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為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為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為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奬待俄而凝

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
辟置幕府名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
禄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
游攜還朝過陜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
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
郎中黄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
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虚死溝
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

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户部侍郎名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

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為冢槨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耄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

名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圖無子以堨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為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皐濟不汙賊據
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
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
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眞丈夫哉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至一百九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王永年

謄錄監生臣姚元烺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郭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

張長郭士度鄭廸栁仁忠能君徳劉崇甘元爽韓子尚
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吕昂鶉觚張元亮
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
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
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寳積樂陵
蘇伏念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
王達多張丘感張蓺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
南樂谷感徳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歴亭王師威李肆

仁臨河李文綢湯陰后斥奴鼓城鼓思義陳屺田堤岳
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
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邰玄同張
衡曹存勲李文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
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
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
仲濟源滎壁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
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

許田李顧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彦威朗山胡君才
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榮荆州劉寶長壽史摶益州焦
懷肅郭景華鄄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黄昇
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巴西韋士宗文博
滎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
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岠上饒飽嘉福虞
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黄
舟建昌熊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

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
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東陽應先唐
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邰武黄亘張巨錢吴海泉
山黄嘉猷永泰王奭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
貴奉先張郛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
雍仙高湖城閻鄭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
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
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吴正表

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
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
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
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
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
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封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
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
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鍛河東李忠

孝韓放鄠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悖歙縣黄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

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淩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寛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絶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

食杖然後起繼母没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骹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

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為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為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顒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毁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寛輒病是以知之令謂

其妾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門内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鶵會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别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名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

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

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絶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名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

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

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黄蛇馴墓左每哭羣烏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龔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産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為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

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栁晃為刻石頌其孝感

鄭濳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濳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丏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歴太僕光禄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

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内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宫名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

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為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廵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令心悖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毁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璧許仁則者璧足不能乗敬彝自為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官為作靈轝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為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為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兎馴擾縣令刋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絶倫類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

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髙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為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簒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為陛下殺之謀洩停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

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𤣥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𤣥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

獄馳至嶲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鬭為琇所殺係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

顧命赦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為寃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誄揭于道斂錢為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

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令剮憤頋歸死有司州上狀
帝為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
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
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為族人
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
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
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
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

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内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

不同天讎人之赦也赦之不茍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

宗元駮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

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

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瀆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

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子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

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

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
有詔以悅申宪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
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
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
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
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
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

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
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傅墳踴而
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
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
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
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黒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
迥徹蒼旻首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
後絶配瞻前無隣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

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為瘳後親没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毁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栁宗元為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甿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臥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

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輿
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而
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
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褎合于上下請表
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兹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
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掐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
獸踟蹰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
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敎于
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
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
命荐加亦表其門統一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

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

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

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寠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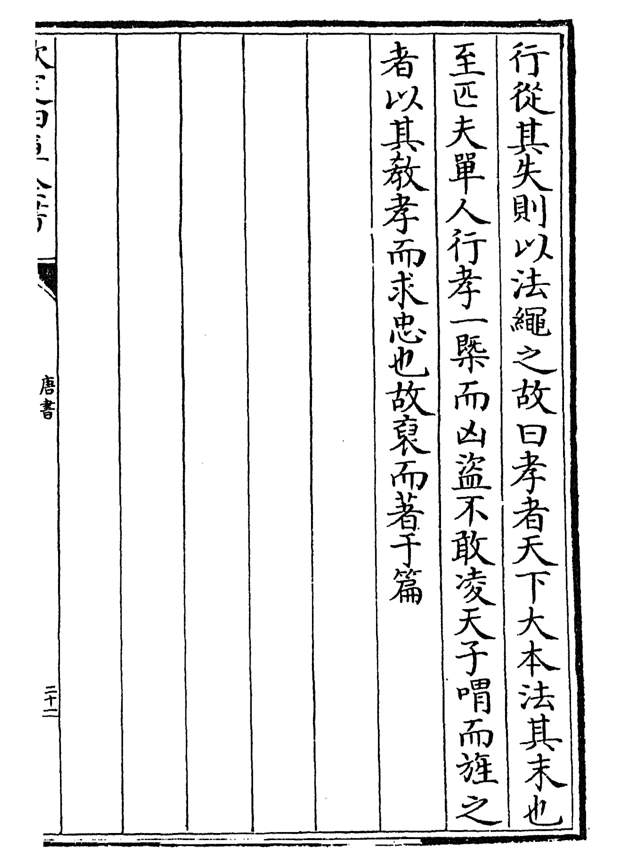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

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封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黄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



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唶而旌之者以其敎孝而求忠也故裒而著于篇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張琇傳同官人同蹄智壽○同蹄二字不可解舊書作周智壽疑當從舊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